

怀念父亲

□顾依左

1931年出生的父亲,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。父亲一生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;为人谦和,待人诚恳;勤俭节约,艰苦朴素……他的这些品质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子孙。

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,他终其一生,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我们做人、做事。但在我们的心里,父亲却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

父亲少年时以及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历,很少听他提及。前年,妹妹设法查找到了父亲那一段时期的档案资料,我们才对那一段时期父亲的经历有了一个大致了解。

父亲入党档案资料的“家庭出身”一栏中填写的是“工商兼地主”。这个“成分”属于“剥削阶级”,在那个年代,这个“成分”对父亲的一生影响极大。他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到后来参加工作,埋头读书,认真做事;谨小慎微,不多言语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,他常说的一句话,就是“要夹着尾巴做人”。

父亲1947年7月毕业于太仓县立沙溪中学(初中),1950年4月毕业于江苏省立常熟高级中学。当时,为了满足东北教育部招收高中毕业生的需要,父亲由学校推荐到上海应考,被录取之后,先是在吉林市吉林高工参加了三个月的政治学习,随后就读于东北工业会计统计专门学校统计系(后并到东北财经学院)。1952年7月毕业之后,在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(北京)集训半个月,就被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局分配到了山西太原市的兵工企业——国营晋西机械厂。

作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毕业的大专生,父亲虽然学的是经济统计专业,但在他参加工作的39年时间里,没有从事过与经济统计专业相关的工作,一切都是“服从安排”。

父亲在晋西厂基建计划科工作过,又做过厂办秘书。1965年内迁到重庆荣昌三线厂——国营益民机械厂,担任过厂办主任、子弟学校校长、教育培训中心

主任等职。

1965年,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,父母和一大批天南海北的兵工人来到重庆荣昌一处不毛之地,过着“备战备荒”的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在这之前,父母将我和弟弟送回了老家太仓和常熟。

1967年,益民厂具备了读书条件之后,我们又被父母接到了益民厂。记得一天晚上,我们经过不知多少天的“汽车、火车、再汽车”的长途跋涉来到了许家沟。从这里和一帮人坐着闷罐车,不知道晃荡了多久到了双河公社。母亲背着四岁多的弟弟,父亲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,我跟在父亲的后面,沿着伸向益民厂的铁路在黑暗中踽踽前行……

作为江南人,父亲在有着“剥削阶级”成分的背景下,在政治上比“工农”成分的人更加要求进步。父亲在他25岁时的1956年成为预备党员,一年之后如期转正。我在父亲那一段档案中,感受到了他的积极向上与辛勤努力。

父亲担任子弟学校校长期间,正是全国掀起“读书无用论”之时,学生天天大闹课堂,老师整日提心吊胆。作为校长的父亲,一边想方设法安抚老师的情绪,一边又要根据当时的环境状况,和教师们安排好教学工作。面对当时的形势,父亲忧虑惆怅,却也无可奈何!

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始终行事谨慎,性格中的几许温和让他从不争强好胜,总是能让则让,能忍则忍。但是,一位老师曾经和我说起一件事,让我看到了父亲的“另一面”。父亲曾经为那位老师申请住房,与分管负责人沟通、协商,怎么说都不成,他随即高声大气,“拍桌子”力争,最终如愿以偿。在我的印象当中,父亲为解决教师们的教学、生活等后顾之忧,确实是尽心尽力,不遗余力的。有一位教师成为学校的管理者之后,父亲陪着他到厂部的相关办公室逐一拜访、介绍,希望这些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年轻领导多多支持。

记得父亲从子弟学校调到教育培训中心当主任

后,有一次因为打羽毛球摔倒,导致右脚跟腱损伤。父亲在家休息了几天就执意要上班。性格温和的人,执拗起来,旁人是说不通的。教育培训中心在山上,我们住在山腰。我和弟弟每天换着背父亲上下班一次,午饭则由妹妹负责送。整整坚持了一个月。我们做子女的知道,上班对于父亲来说,是第一重要的事情。工作的环境,有利于父亲身体的康复。

我记事起,因为父母工作较忙,家里出现“紧张时光”,都是以父亲的忍让而化解、平息的。父亲兄弟姊妹较多,但是,祖父却供养父亲读完大专。所以,父亲以前家务事做的很少。成家之后,天天面对着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,闹出不少笑话;蒸好的馒头,表皮“锈迹斑斑”,因为碱粉没有揉开、揉匀;杀鸡,开膛破肚,洗净炖汤。好了之后,一股臭味儿。父亲不知道鸡内金也要破开、洗净……

父亲是家里的“老黄牛”,做了一辈子家务,虽然“长进不大”,却勤劳无比、从无怨言,而且永远是和颜悦色的。

作为子女,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,不管我们怎么调皮捣蛋,父母虽严格批评,却从不采用打骂的教育方式,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行为。

父亲对待孙子辈的态度,让我们做儿女的有时都感到诧异。有一次我们当着父亲的面严厉管教孩子,他竟然脱口而出“打狗还要看主人”呢,虽“词不达意”,却表现出做爷爷的“护犊之心”甚切!

2012年6月,母亲中风偏瘫。父亲不离左右,嘘寒问暖,悉心照顾。两年之后,我们将父母从益民厂接回了老家太仓。

2015年5月,父母住进了养老条件不错的太仓市颐悦园。在颐悦园的整整一年时光,是父亲自从母亲中风之后最轻松、最惬意的一年。

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有“至若春和景明”之句。祖父给父亲取名“景明”,不知是否有“风景鲜明”之意?父亲节到了,谨以此文,纪念父亲!

公益净山行

□韩晓玲

之前体质很弱,只要流行性感冒来袭,我必属于中招的排头兵。后来还得了耳石症,时常发作,不堪其扰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接触到了徒步登山运动,开启了另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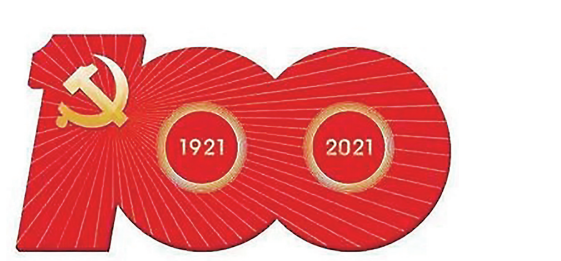
登山,健身也慰心。有时,我会在半山腰一块叫不上名字的大石头上坐一会儿。只需这样坐着,张开双臂,去等待,去接纳阵阵山风拂面。去极目远眺,透过景深的辽远,感受自己很小,也很大——小到如巨石上的一只蝼蚁,大到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人。然而,我及又不孤单的,时而,头顶的天空有翅膀划过的痕迹;时而,不远处的另一个山尖传来喊山声,我并不回应,却能循着声源的方向,清晰地看到或橙或红或紫的一个点。隐秘又清晰,显于此又隐于彼。陌生又亲近,素昧平生却似曾相识。

山林也会主动与人亲近。每次徒步回来总会发现,护膝上带着很多小苍耳,记录着你走过的杂草茂盛的小山道。鞋底侧边有时也会沾染翠绿的小苔藓,仿佛山林里的小精灵给你的鞋子绣上的绿色镶边。踩上软绵绵的树叶,脚部的回弹力是大地给予登山者的美妙馈赠……

近年来,很多徒步群成员化身公益使者,爬山的同时还会带走几十袋的垃圾。我曾笑称:这样下去,以后山林间没有垃圾可捡了,还得派一支队伍去,后边儿跟一支队伍负责捡。之前的徒步,只顾埋头走路,极少注意道旁的垃圾。儿子满14岁的第一天,我带他一起参与了公益净山行,才发现我是盲目乐观了,随意乱丢垃圾的人数,远远超过公益使者的人数。哪怕一次只走一条线路,也感觉垃圾是捡不完的,很多明显是新近产生的。这次徒步后,才发现发现,纸巾之类的耀目白,在青山绿水间,显得那么刺眼。

群体净山,分工明确。有短中长好几种捡拾神器,可以抓捡不同位置不同距离的垃圾。还有各种不同尺寸的袋子、盒子等来分类装垃圾。在捡拾的第一时间,就做好了分类工作。每一根捡拾神器的后面,都会有一个张开的袋子在配合等待着。如此默契的合作,让原本枯燥的活儿也变得轻松流畅。随着海拔的升高,垃圾袋越来越重,汗水溢满了红扑扑的脸颊。半途还会遇到锻炼孩子意志的家长为净山使者们点赞,这样的正能量,就自然流淌进了孩子的心里。抑或有人揣测净山使者是为赚取志愿者积分而来的,我们只是笑笑,并不争辩。待到山脚下,大大小小的袋子里装满了一程的成果,看着大家脸上的笑容,就知道这一行,每个人都有不小的收获。

大山在那里,不言也不语,等你去亲近。



颂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

□戴干（离休干部 92岁）

- (一)
全国党员五十多,代表十三聚浦江。
望志路上开大会,巡捕闻讯似虎狼。
巧妙离沪奔南湖,扭转乾坤寻良方。
制定《纲领》和决议,创建中国共产党。
- (二)
土地革命风雷荡,南昌打响第一枪。
瑞金建立苏维埃,铁骑北上驱东洋。
延安精神弱变强,三大战役捷报传。
百万雄师过大江,蒋家王朝被灭亡。
- (三)
马列主义中国化,全党凝聚毛泽东思想。
革命依据“三大宝”,理论联系实际最刚!
群众路线靠人民,统一战线谱新章。
军民齐心建四化,大国新姿立东方。
- (四)
改革开放国策定,全民思想大解放。
经济建设为中心,各行各业蒸蒸上。
多业并举快发展,中国集聚世目光。
经济总量跃第二,欧美变得心发慌。
- (五)
社会主义新时代,民族复兴扛大梁。
脱贫攻坚惊世界,乡村振兴又开场。
高速发展靠科技,航天高铁百花香。
一百周年献大礼,九千万党员心花放。
- (六)
喜庆之日怀英贤,思来总理时常想。
携手毛公兴大业,天下人人诚敬仰。
治国理政有雄才,太倉是我二故乡。
过劳劳累英年逝,一座丰碑亮堂堂。
- (七)
姜城梦想展宏图,党的光芒照太倉。
城乡遍地高楼矗,安居乐业百姓欢。
现代田园处处美,全国第六美名扬。
吃水不忘挖井人,幸福太倉人人享。
- (八)
学习“四史”思想明,永葆朝气斗志昂。
加入组织七五载,是党培养我成长。
姜水情甘苦终身,太倉是我二故乡。
长期生活在民间,深知百姓热爱党。
- (九)
必学近平新思想,建设中国现代化。
世界风云有新声,构建人类共同体。
革命先烈洒热血,继承遗志凝丰碑。
十四五规划再出发,强国梦中有太倉!



劈波斩浪

谢海涛 摄

永恒的初心

□陆耀明

读小学时我学过一篇《吃水不忘挖井人》的课文。故事讲的是1933年4月中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江西瑞金的叶坪迁到了沙洲坝。同年9月的一天,毛主席见一个老乡挑着浑浊的塘水往家走,就问:“水这么脏,能吃吗?”老乡苦笑着说:“没法子,再脏的水也得吃呀!”当毛主席了解到沙洲坝非常缺水,老乡挑一担水要走好几里路时,他皱了皱眉头,若有所思地走了。

第二天,毛主席找来村里人一起商量挖水井的事,并和大家一起勘察水源确定了井位。在挖井的日子里,毛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人,一有空就到工地参加劳动。水井挖成后,沙洲坝村的老乡终于喝上了清甜甘甜的井水。1950年,沙洲坝人民对这口水井进行了全面整修,并取名为“红井”。

1991年秋,我在瑞金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到瑞金不久,我就想去看看课文里描写的“红井”,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去的那天上午,天气晴朗,秋阳高照,近处青黛,近水潺潺。在当地同事的陪同下,吉普车向着沙洲坝一路前行,路两边收割的稻子铺满田野,空气中透着稻草所特有的清香。我边行边想,红井还会是当年的模样吗?行至沙洲坝我们下车,走向村边的红井。

红井的井口直径有一米多,水泥粉刷的井垣高40多厘米,用青砖砌就的柱子和木栅栏围起了一个50-60平方米的多边形井台,镌刻着“吃水不忘挖井人,时刻想念毛主席”的石碑就立在井垣和木栅之间。见到心仪的红井,我手抚井垣,一边细看一汪清澈的井水,一边遥想着毛主席当年挽着衣袖、卷着裤腿,带领大家开挖水井

时的模样……

红井开挖的时候,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五次“围剿”之时,中央苏区面临着50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。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,还在千方百计地解决当地群众的吃水问题。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个人情怀和共产党人“一心为民”的初心和使命!

前段时间读完了同学推荐的长篇纪实文学《长征》。作家王树增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,带着我们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,全景式地还原了长征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感人小事。随着阅读的深入,有个问题渐渐涌上了我的心头:长征时,无论从兵力对比、武器装备、后勤补给等方面,红军都是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,但历尽艰险的红军不仅没有被剿灭,相反还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。掩卷而思,胜利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,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共产党人没有私心,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!有了这一条,红军就有了拖不烂、打不垮的政治基础,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军民关系,就有了共产党员和各级红军干部冲锋在前的英勇壮举!

红井和长征的故事,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的一个缩影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我党、我军的宗旨,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!在我党即将开启新的百年奋斗征程之际,习近平同志指出: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,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。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。”这段论述饱含着厚重的历史感、鲜活的时代感和庄严的使命感,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桑葚珠满苞

□龚志明

桑葚,太倉人称之为桑果果。春夏之交正是桑葚熟的季节,水果店里也摆上了新鲜的桑葚。周末,朋友相约一起来到一处桑园采摘桑葚。走进果园,但见一棵棵桑树上挂满了紫红紫红的桑葚。微风吹来,桑叶起舞,桑葚微颤,我的思绪又被带回到了小时候村子里的桑树旁,思念起那仍留在舌尖上的童年味道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村子里种桑树的人家似乎不多,桑树大都是野生的,一株两株漫不经心地散落在农家的宅前屋后、竹园边或沟沿河畔,任其花开花落、自生自灭。家乡的桑树并不高,大概两三尺左右,树枝向四周散漫地延伸着,显得有些凌乱。孤独的桑树默默地结出了一粒粒桑葚,引不起人们的注意。但在乡下,桑葚却是孩子们的最爱。记忆中,小时候的桑葚,味道特别甜美,那简直就是人间仙果。

紫红色的桑葚,总是那么有力地诱惑着我的童年,从挂果开始,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就情有独钟地守在树下,看着桑果一天天变化。桑葚成熟的时间较短,大概也就20天左右,而且是边成熟边掉落。在孩子们期待的眼神中,桑果由青变黄变红,有的是微红,有的是鲜红,有的是深红,熟透后就变成黑亮黑亮的紫红,粒粒饱满挂满枝头,像一串串串珍珠,令人垂涎欲滴。甜甜的桑葚也引得鸟雀们捷足先登,在枝头欢蹦跳跃,一边啄食着成熟的桑葚,一边卖弄着清脆的歌喉。这时,小伙伴们便蜂拥而上,大把大把的采摘桑果,塞到嘴里,唇齿间顿感酸酸的、甜甜的,直吃得嘴角四周黑黑紫紫的一大片。

放学后,我也迫不及待地向屋后的桑树奔去,来不及脱去鞋子,像猴子一样“噌噌噌”地爬上树去,盘坐在桑果较多、颗粒较大的树枝上。看到颗颗桑葚胖乎乎地在风里摇曳,兴奋得眼睛顿时眯成了一条线,伸手就去摘食。摘一颗甜甜软软、晶莹剔透的桑葚放进嘴里,轻轻咬下,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,一股清甜登时从舌尖蔓延开来。直到嘴巴被桑汁染成紫褐色,脸也抹成了大花猫,才溜下树,抹把脸,心满意足地回家去。甜美的桑葚,几乎就是童年整个初夏的味道。

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写道:“不必说碧绿的菜蓂,光滑的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葚……”一枚枚美味的桑葚,也在文豪童年的舌尖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《再至汝阴三绝》一诗中写下了“黄栗留鸣桑葚美,紫樱桃熟麦风凉”的诗句,咏赞桑葚之美。明代太倉文人王世贞咏《摘桑葚作供二绝》:“鶯红黦紫簇成堆,但摘儿童莫更猜。说与故园风物好,玉盘冰醴漫杨梅。”其二:“凉州遮莫小江南,桑葚虽鲜也未堪。解道谢公怀远略,已夸风味胜甘甘。”称赞桑葚的鲜美,并在序中叙写了不同时代的人对桑葚的不同认识。

如今,野生的桑树不见了踪影,那些碧绿的、红色的、暗紫色的桑葚,曾经给我带来过许多欢乐的时光和美好的记忆;那些令人回味无穷的紫红野桑葚,只能在旧时光里品味了。